

紧

身

年
华

JIN SHEN NIAN HUA

白桦林·校园精品文摘 第二辑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紧身年华

陈芳 李小波 叶琛
陈晓军 梦云 选编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白桦林·校园精品文摘 第二辑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紧身年华/陈芳等编. 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1998

(白桦林·校园精品文摘;第二辑)

ISBN 7-5354-1689-6

I. 紧… II. 陈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1012 号

策划
编辑:赵国泰
责任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王祥林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 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837121)

印刷者:文字六〇三厂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32

插 页:2 印张:7

版 次:1998 年 10 月第 1 版

1999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

字 数:131 千字

印 数:35 001—45 000 册

ISBN 7—5354—1689—6/I·1330

定价:9.80 元(简精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

编辑寄语

走进白桦林，风雨红尘路，忧郁少年
行；

行吟白桦林，秀色慰伤怀，鸟歌洗倦
心。

一款紧身服，一只大背囊，就这样，我
们出发了。这是时代和青春共同创作的线

条。扬扬洒洒，渐深渐远，写意在奇幻幽长的桦林路上。

人问：“为什么要登山？”登山家回答：“因为山在那里。”

山在那里，是一种等待，更是一种召唤；是一种距离，更是一种萦绕。

是进取者，就很难摆脱进取的目标。

短暂的人生是一个短期培训班。几乎没有人不报名进去，又总是少数人能全优出来。可见人生课题解之不易。

有些青少年对自我的塑造很毛糙，也许是指望将来再修改誊清。事实上到时候，要么改不了了，要么来不及了。

蘸着生命的盐，洗濯你的伤口。让梦想和缤纷的太阳，装饰你的桅尖。

年轻的天空，除了爱情的泪滴灿如流星，更有光芒坚定的信念北斗；除了幻想飘漾的流云，更有呼啸盘翔的翅影。

人生不能没有重心；失重的人生是对人生的否定。

理想是鼓风机，只有在它的强劲吹拂下，现实才升起鲜明灼热的火光，才吸引千百万中华儿女投入到它创造的烈焰里。

青春是美丽的。

如果有钻石镶嵌，不是更美吗？

据说，钻石是由人生价值加天神眼泪所凝成。

生命如钉，我们就这样挺立着，接受命运的锤打，笔直地楔入自己的历史方位。

人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，而理想的蓝图，上乘的质料和过硬的技巧，才是优质建筑的全部保证。

莫说前辈不理解我们，有时我们自己对自己也会感到陌生。但是，有一点我们是明白的：向前流动就是忠于源泉。

对于未来，我们也是时空的上游。朝着完美的方向，汇成活力的洪流，为子孙后代流出一条兴旺的河。

让二十世纪托起二十一世纪吧！以我们年轻的手臂和青春的云霞。

走出白桦林，树声泉声正是世纪喧腾声；
回眸白桦林，挺秀拔萃恰是人生好光景。



目 录

编辑寄语.....	(1)
-----------	-----

忧郁少年行

好好挺着	魏 风 (3)
红尘风雨路	墨 笛 (6)
哭与不哭的故事.....	谢胜瑜 (11)
青春无美衣.....	飘 飘 (17)

独自叩门

独自叩门	林 夕 (23)
放弃射门	周腾飞 (26)
妈妈，请原谅我	辛 毅 (31)
乌塔	王晓洁 (37)

豪饮沧桑

带着妈妈去上学	尹正茂 (43)
失败了，不后悔	云海辉 (49)
豪饮沧桑	王庆杰 (53)
狼	沈 燕 (60)

尊严无价

一百二十个雪兵	曾有情 (67)
捡起撕成片片的尊严	杨晓虹 (71)
叶子的故事	赵梅泉 (78)
尊严无价	李 军 (84)
不和大款交朋友	言 秋 (90)

伤心的苹果

九妹又长又黑的辫子	周碧华 (97)
一元钱的故事	萍 萍 (100)
伤心的苹果	张 爽 (103)
苦楝花开	飞 燕 (108)

感激与诉说

感激	杨冬青 (113)
献给我最好的朋友	吴 征 (117)
请给我长大的机会	禾 谷 (122)
一位女兵与“小萝卜头”的对话	黄雪蕻 (127)

生命如雨

渡河少年	戎 林 (135)
生命如雨	晓 苒 (137)
曾经以为不会忘记	潘向黎 (139)
丑对于女孩也是一种幸运	莫 邪 (142)

昔日青青

昔日青青	黄爱东西 (149)
考生	普丽华 (157)
大学最后的课程	胡 钰 (161)
无情江湖有情天	西岭雪 (164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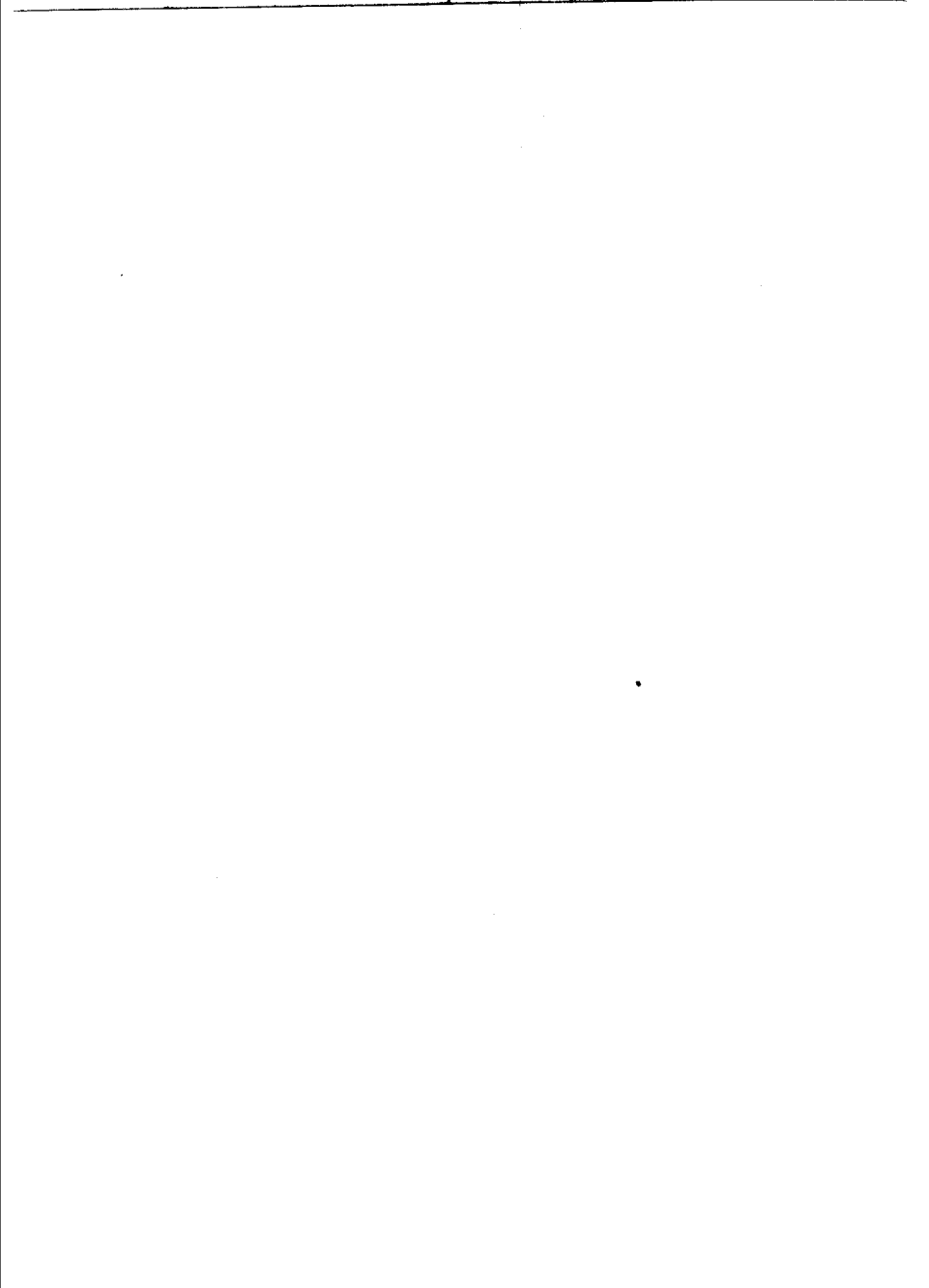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一匹自由马

我是一匹自由马	红 英 (171)
女友是狐妖	阿 莲 (177)
斗胆敲门	杨晓丹 (183)
我的对手钦佩我	西岭雪 (187)
天涯我独行	尚昌平 (191)

最后的海伦

第十一位	歌 手 (197)
最爱是兵	梁晓声 (200)
雪山上的红盖头	孔 晓 (206)
菊儿	周加志 (211)
死神也怕咬紧牙关	霍忠义 (214)

忧郁少年行



无论生活的风雨如何鞭打我稚嫩
的双肩，我都不曾妥协，就为着
老伯鼓励我的那句——

好好挺着

□魏 风

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，我正在一家银行贷款。那年，我才十八岁，刚接到一所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那时，父亲正病重，已在床上躺了一年。弟妹还小，都在中学读书。于是，我这个长子便在万般无奈之下捏着村里的证明到区银行借钱。

接待我的是位五十多岁、头发花白的老伯。他接过我的证明，略微一看，便抬起头细细地打量我。我心中不由惶惑起来，慌乱之中的我只穿了一条旧短裤与一件红背心，脚还赤着。良久，他才淡淡地说：“你就是那个才考上大学的？”我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，便低头装着看自己的脚丫。那老伯放下手中的证明，摸着花白的头发

在窄窄的室内踱起步来。我慌了，心想这回准借不到钱，先前我曾听人说过，现在向银行借钱要先给红包再给回扣还要找经济担保人。可是我哪来的钱给红包给回扣找谁做担保？我想伸手去拿回证明，因为我事先已想好：万一借不到钱，我便不去读书而去广东打工。我不相信我不能靠自己的双手来养家。

“别动！”一声轻喝吓了我一跳。老伯慢慢踱过来，轻按我的手。“借多少？”“起码要三千元。”我知道自己的学费要两千，弟妹俩至少要六百，便轻轻地说了。“三千元？！能要这么多？”老伯惊疑地看着我。“是的，我三兄妹都读书。”老伯便不再说什么，坐在桌边签写着一张发票。

当我捏着一叠钱正准备走时，那位老伯突然走出来，立在我的面前，目光定定地望着我，手搭在我的肩上，用力摇了摇：“小伙子，千万要好好挺着，以后的日子还很长。”那时，正是八月下旬，天气很闷热。我望着院外火辣的阳光，再看看手中的钱和那位老伯，泪便滚了下来。

进了学校，办理好一切手续后，我便骑着一辆租来的单车吱吱呀呀地在城里转悠了几夭。终于找到了两份打工的差事：替人守书摊和当家庭教师。每周三个下午从一点到五点替人守书摊；每周三、周五、周日晚给一个初二的学生辅导功课。守书摊的摊主是个很和善的老头。他说他已摆了近十年书摊准备不摆了，可是他听说了我的境遇后便雇了我还想再摆几年。我照看书摊很是认真。时间久了，老头便夸我这样的人难得，准会有出息。可是令我伤心的是那个家教学生的母亲却很刁蛮，不管刮风还是下雨，每次她都要求我准时到达。而且不管自己女儿的底子如何，一定要求我将她女

儿的成绩提高到某种程度。她还说拿了钱就得办事，就得办好事。委屈的我在一个雨后的中午与书摊的老头说起这事，老头听了，良久才抬起昏花的眼睛，说：“再忍一忍，挺一挺吧，以后的日子还很长呢！”没想到在这异域他乡，又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对我意味深长地说出这个“挺”字。我不禁泣然，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挺着。

大二时，父亲的病慢慢好了起来。这时弟妹也相继接到大学与中专的入学通知书。那天，又是盛夏，我再次赤着脚冒着火辣辣的太阳去那家银行借钱。其时，我的贷款已达万元，银行的领导不想借了，让我往别处想办法。我没说什么，我知道我无法可想。我找到了那位曾给我签过借据的老伯。他没说什么，只将我带到银行主任那儿说借给他吧我担保。我的鼻子一酸，泪再一次流了出来。我知道这万元的巨款若用毕业后那二三百元的工资，就是待到猴年马月也还不清，我更知道届时银行将会对提供担保的人采取一定的措施。但没容我想下去，老伯便牵着我走了。他又一次摇摇我的肩：“小伙子，好好挺着，以后的日子还长呢。”

是的，以后的日子还长，我该好好挺着。当去年九月的某天我将穿着一新的弟妹送至远方的城市时，这个信念又一次坚定起来。是的，不管日后的路途如何艰险，不管生活的风雨如何鞭打我稚嫩的双肩，我都不会妥协。就为那些鼓励我好好挺着的人们。我也要选择坚强，好好地挺着。

二十岁那年夏天，我打了二十
五天工，赚了一百二十五元钱，于
是有了一段——

红尘风雨路

□墨 笛

不喜欢醉生梦死的人，在孤独时候总会思索些什么，回忆些什么。终究没有几人能如李白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一样潇洒。岁末是怀旧的季节。在冬的一种几乎不近人情的严厉中，回忆和思索携来的一些近乎于柔情的情愫是独具魅力的。

现在回忆起学生时代，总想重返那段交织着清贫与浪漫的美好时光。然而从前置身于其中时，却又总想逃离那一种无可奈何的桎梏和不时令人尴尬的清贫。毕业考之前，整个寝室就已按捺不住那种临近放飞的心情而蠢蠢欲动起来。八个女孩也不温书了，凑在一堆儿大谈考完后的计划。

有的要去广州，有的要去北京、上海。看她们一脸的美色，我耸耸肩摊开手对好友莉说：“咱们还是打工去吧！”

考完了最后一门课，送走了去海南的一位仁兄，回校的路上就跨进了附近一家酒店。凭我和莉的外在条件和谈吐气质，几乎没有费劲儿就被聘上了服务员。当时就被告知：你们明天可以来上班了。

差六天满二十岁的我这还是第一次实践上班一词。我想，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，可以这样来概括：成人的身材、少年的阅历和儿童的幻想集于一身，没有清楚的目的和过多的顾虑。第二天一早我们走进了酒店更衣间。比我还小两岁的领班扔过来两件工作服——旗袍以及两个陌生的称呼：“小刘、小陈，换好衣服你们把昨天的台子收拾一下。”生平第一次穿叉开得不算低的旗袍的莉和我都极不自在。我们对视了一眼，吐了吐舌头。望着陌生的环境和同事陌生冷冰的脸，我情不自禁抓住了莉的胳膊，明白了相依为命的意义。

初出茅庐谨记了姐妹们“江湖险恶”的训导，我和莉沉默而勤奋地收拾着满桌杯盘狼藉，同样沉默而勤奋地洗刷着那成筐的茶杯酒具，跟着别人扫地擦桌椅摆碗筷。一个月一百五十元的工钱居然可以让人干这么多活，我忿忿地想。然而这仅是开始，酒店地处十字街口，生意不错，等晚上送走了最后一个客人，我们两个书生已累得走不动了。

当晚在宿舍里，该死的莉就做了叛徒。当她发布这一消息时，我想到今后将独自出没于人来客往、肉林蛋雨之中，有些不寒而栗了，于是我苦口婆心给莉讲起了唇亡齿寒、孤掌难鸣的道理，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。

第二天一早，细细密密下着小雨，我独自撑着一把伞看